

我的藝術生活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

新文藝出版社

我的藝術生活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

瞿 白 音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上 海

Constantin Stanislavsky

My Life in Art

根據 Little, Brown and Com-
pany, Boston, 1935 年英譯本轉譯

我的藝術生活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

瞿白音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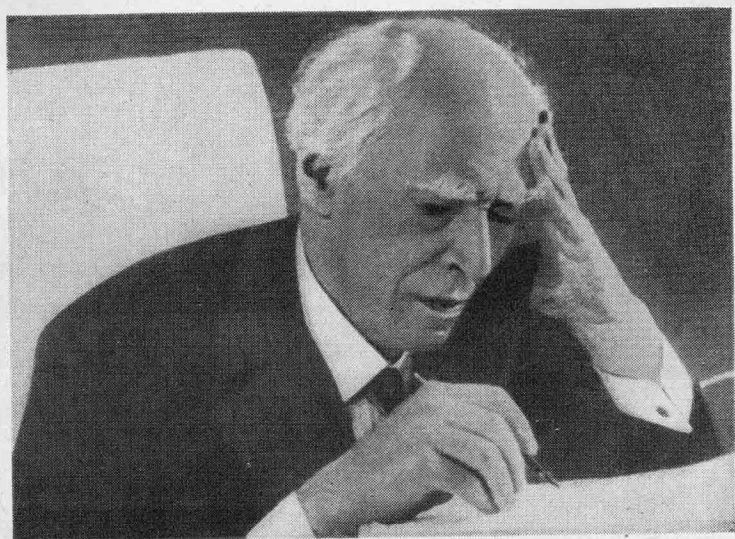
書號 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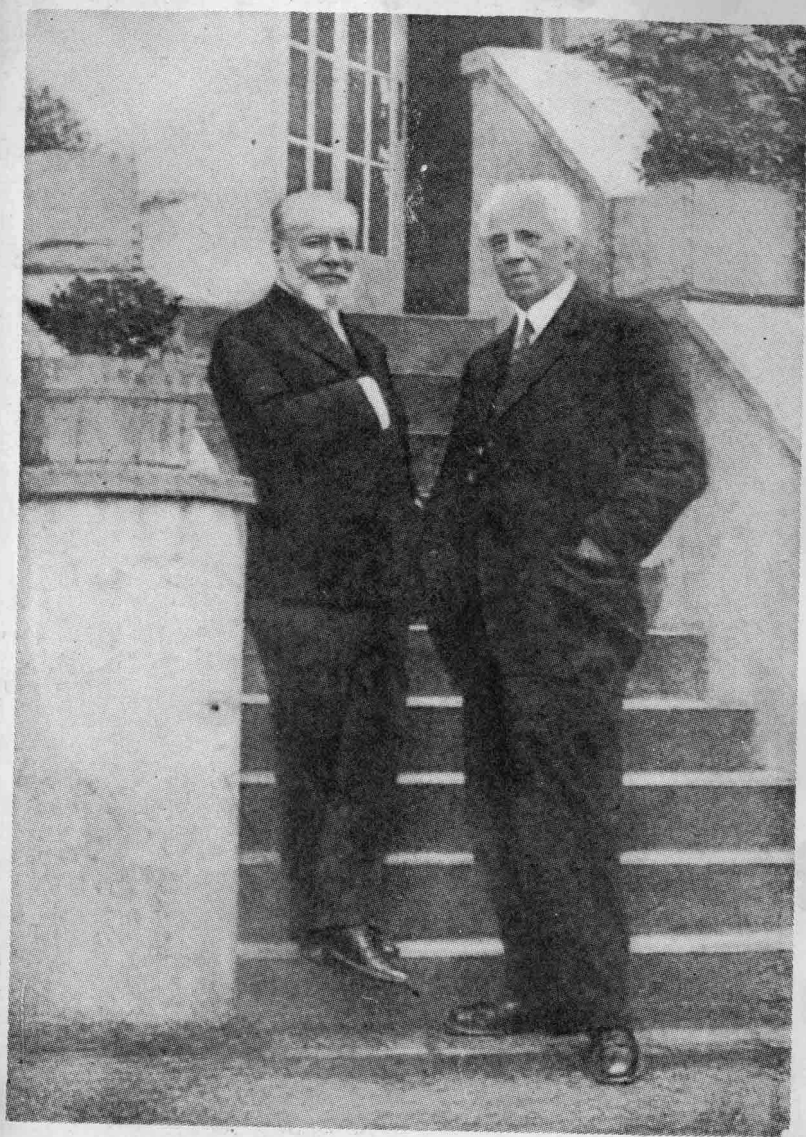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7 13/16 插頁 11 字數 387,000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 定價 (7) 2.50 元





丹欽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923)

目次

一	舊的俄國·····	三
二	家庭生活·····	一五
三	與倔強鬥爭·····	二二
四	童年印象的價值·····	三二
五	玩耍的日子·····	三九
六	我們的家庭劇院·····	五七
七	一個突然發現的天才·····	六六
八	俄國的戲劇學校·····	七六
九	小劇院·····	九二
一〇	音樂院·····	一〇五
一一	安東·羅平斯坦·····	一一〇
一二	試演小歌劇·····	一二七
一三	歌劇·····	一三三

一四	馬孟托夫劇團·····	一四二
一五	藝術·文學協會·····	一四八
一六	藝術材料的基本法則·····	一六二
一七	結婚·····	一七一
一八	性格角色·····	一八二
一九	導演克隆涅克的天才·····	一九九
二〇	担任導演的第一次經驗·····	二一〇
二一	列夫·托爾斯泰·····	二二〇
二二	『烏里爾·亞柯斯泰』·····	二三〇
二三	『波蘭籍猶太人』·····	二四二
二四	職業劇場·····	二五〇
二五	新的舞台效果·····	二六〇
二六	老托麥東·薩爾維尼·····	二六九
二七	奧賽羅·····	二八三
二八	和聶·丹欽柯會晤·····	二九三
二九	在普希金村度夏·····	三〇五

三〇	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建立	三一五
三一	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出	三三一
三二	幻想主義路綫	三四一
三三	象徵主義與印象主義	三四四
三四	『海鷗』	三五二
三五	『萬尼亞舅舅』	三六〇
三六	一九〇〇年旅行克里米亞	三六三
三七	『三姊妹』	三六八
三八	初次旅行彼得格勒	三七四
三九	旅行各省	三八〇
四〇	社會情緒與政治情緒的路綫	三八六
四一	『黑暗的勢力』與『國民公敵』	三九六
四二	『朱理亞·凱撒』	四〇四
四三	與契訶夫相處的最後一年	四一〇
四四	『櫻桃園』	四一五
四五	波瓦爾斯克研究所	四二〇

四六	我們的第一次國外旅行·····	四三四
四七	蔬菜會·····	四四五
四八	我的體系的開端·····	四五二
四九	里奧普爾特·蘇列爾吉茲基·····	四六三
五〇	『生活的戲劇』·····	四六六
五一	失望·····	四七九
五二	『人之一生』·····	四八八
五三	訪問梅特林克·····	四九三
五四	伊沙杜拉·鄧肯與哥登·克雷·····	五〇〇
五五	第一研究所·····	五一九
五六	第一研究所的建立·····	五二五
五七	『鄉村一月』·····	五三五
五八	戰爭·····	五三九
五九	第二次革命·····	五四二
六〇	歌劇研究所·····	五五〇
六一	我的藝術生活·····	五五五

我的藝術生活

致謝

一 舊的俄國

我於一八六三年生在莫斯科，那是很可以被看作兩個大時代的分水嶺的時期。我記得農奴制度時代的土地界碑，那時代的希臘正教的聖像和神燈，猪油燭，小馬驛車，被稱爲四輪馬車的俄國特有的那種交通工具，燧發槍，小得會被人誤認爲玩具的砲。

我親眼見到電力放映機，鐵道，特快火車，汽車，飛機，輪船，潛水艇，電報，無線電，和十六吋口徑大砲的出世。

就是這樣，從猪油燭到電力放映機，從四輪馬車到飛機，從帆船到潛水艇，從小馬驛車到無線電，從燧發槍到『貝塞大砲』，從農奴制到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我經歷了燦爛多姿的生活，其間我曾不得不一次次地改變我的最基本的觀念。

我記得我的祖先們的事蹟，這些人出生在充滿着數百年積累而成的那種力量的土地上，但未能利用他們的自然秉賦，草草度過了他們的一生。他們的血，在我的身體裏流動，我樂於敘述我所記得的他們的生活，老一代人的生活，以及這種生活的旺盛精力。

這是往事的一個片段，——一個健康和體力都使人吃驚的人物。我的一位姑母在年紀很老的時

候病重了。感覺到自己死期臨近，她便吩咐僕役們把她抬進客廳。

『把鏡子，燭台，圍幔，都用帆布遮起來，』她吩咐。僕役們連忙照辦。這垂死的婦人，仰臥在客廳中央，繼續指揮僕役們。

『把停放棺材的那張桌子放到這裏來。把那些花草搬到花房裏去。把這個放到桌子那兒去。那個放得不對。這個放到右面，這個放到左面。』

最後，桌子已經準備好了承接棺材，花草也按照她的趣味佈置好了。她用垂死的眼睛四顧室中。

『地毯，』她吩咐，『可不要拿那條新的。』

僕役把地毯拿來了。

『鋪在這裏，給唸禱文的人用。叫他不要在地板上吐痰。』

『吩咐每個人都穿起喪服，』垂死的婦人用一種幾乎成了耳語的微弱聲音接着說。僕役們立刻走出去，過了一忽，挨次排列在女主人面前。

『蠢材，爲什麼你把衣服繫得這樣緊？』老婦人發怒地低語着。『立刻重穿過。爲什麼你把衣

服剪短了，蠢材？』她又向另一個僕役嘟囔。『立刻整理好，否則便會遲了。蠢材！』她對第三個婢

女發出惱怒的嗓音。但她的嗓音已經不受她的意志的支配，她的眼睛已不能再看東西了，當她把喪禮

的一切事和人準備妥貼以後，就在這間房裏，就在這一天，她死去了。

還有一個關於一位心神不定的武士的故事，他彷彿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中的人物。那是一個著名商人的兒子，他的內心有着許多善，和許多惡，而他的本性的這兩方面，互相鬥爭，在內心造成了一種混亂，他自己和他的友人都無法分析。他聰明，強健，能幹，英勇，仁慈，懶惰，刁頑，惡毒，可親而又可畏。他的一切行爲，他的全部生活，都是無理性和不合理的。他好端端地定下心來做事，並且很安靜，但忽然會把一切都棄置不顧，出外去獵虎。由某次獵虎中，他帶回家來一頭虎子。這虎子不久便長成爲一頭大虎，這人覺得在他的吃驚的家屬看得清清楚楚的地方馴虎，是他生活中莫大的愉快。有一天，虎跳越了他家莊園和我家莊園中間的一道籬笆逃脫了。於是全城驚動，虎被擒獲，關進了動物園，虎主被判了罰款。但是他不久又弄來另一頭虎雛，不久又養成爲一頭兇猛的母虎。訓練者的呼叱和虎的咆哮，又響徹了整個家宅。僕役們請求他把虎帶走，那位訓練者却安詳地答道：

『只要你辦得到，就帶走牠好了。』

對這句話的唯一答復是寂靜，而母虎的咆哮却衝破了這寂靜。

這人已經結了婚，而且性情善妒。他的妻子被一位青年製造商所追求，那人肥胖、魁梧、乾淨、油頭，穿最時髦的英國式衣服，衣襟上永遠帶着一朵花，手拿一方噴香的手帕，長着兩撇往上翹的威廉第二式唇鬚。

某一個假日，那個小白臉帶了一大束玫瑰花光臨我們這位先生的家。當他在等候那位女主人出

見的時候，他對着鏡子，仔細絞撚他的鬚尖。忽然覺得有什麼東西在他的腿上磨擦。是那頭母虎。他的手動一下，母虎便吼一聲。他想變動一下姿勢，母虎便咆哮。這位可憐的大情人直僵僵地呆站着，手指執着鬚尖兩端，有半小時不敢動彈。當那復了仇而感到愉快的丈夫從隱匿的地方若無其事地走出來，興高采烈地向他寒暄，驅走母虎時，他疲憊得快要暈厥了。

『我得回去了，』那紈袴子驚魂初定以後，喃喃自語。

『爲什麼？』主人驚異地說。

『我不舒服，』客人低聲說，慌張地走了。

我們的主角，是名將斯可別列夫將軍和區爾涅也夫將軍的朋友。當這兩位名將開始他們的向中亞細亞的歷史性進軍時，他自然是追隨他們同去的。不久他便變成了一位傳奇人物，他的不怕死的精神，震驚了每個人。

『生活真無聊，』有一次在一個寧靜的夜晚，他喊叫。『我要去拜訪可汗。』

『什麼？』

『我要到可汗的營帳裏去見可汗。』

『你瘋了？』他的同志們驚訝地問。

他騎着馬，到可汗的營帳，和可汗訂了交，得了一柄寶劍作爲饋贈，又傳說他在可汗的妻子的營帳中住了一夜。就在第二天早晨，在俄羅斯軍隊進攻之前，他帶着那因他的非凡旅行而驚惶失色的支隊回來了。

他的妻死了，留給他一個兒子，他非常鍾愛。但不久他的兒子也死了。父親的靈魂遭受了深重打擊。他整日整夜坐在他亡兒的棺材旁，乾瞪着眼，兀然不動。一個尼姑，整夜對着棺材用死氣沉沉的單調聲音誦唸禱文。

第二天，這位失去兒子的父親幾乎要發瘋了。周圍的人深怕他自殺。他不安。爲了消愁，他喝了很多酒。那一晚他又坐在棺材旁。仍然是那同一個尼姑，用死氣沉沉的單調聲音對着棺材唸禱文。他偶然抬頭望了她一下，發現她很美。

『我們一起到斯特萊爾納去吧。』

於是，這位憂傷的父親，爲了消除他的內心憂傷，帶着那尼姑，坐上三四匹馬的車，去到吉卜賽人羣中，酣歌狂飲地消磨了一整夜，直到葬禮開始時他才回來。

這樣的人，在能够致力於有益的事業時，他們表現了慷慨和善心的極致。莫斯科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包括藝術和宗教方面的最好建築物，都是私人發動創建的。最早的慈善家是貴族和皇室，但當他們衰落以後，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便轉移到了商人手裏。

『聽我說，我的朋友，』我的一位表兄，他是莫斯科市長，向一位這類的富商說。『你近來可胖了。』

你口袋裏是否有一點餘錢呢？來，我來把它掏出來，做件好事。」於是他便天花亂墜地敘述市政管理上的各種需要。

「向我恭恭敬敬地鞠三個躬，你才能看到我的錢的顏色，」那位富翁這樣說。

「多少呢？」市長追根究底地問。

「整整一百萬，」富翁應允。

「那末，如果我穿起制服，掛上綬帶，佩上我所有的勳章向你鞠躬，你能再加一點嗎？」市長和他講交易。

「加三十萬，」富翁大聲說。

「一言爲定。叫所有的職員都到我辦公室來，」市長吩咐。「拿我的制服，綬帶和勳章來。」

對於這種稀有的傻事作了一番堂皇的介紹演說之後，市長當着全體職員的面，向這位富翁鞠了三個躬。富翁寫了一張一百三十萬盧布的支票給他，職員們發出了歡呼——對市長。

這位可憐的富翁，心上懊惱了。直到莫斯科增添了一座以他命名的新的有用的建築物，而他把他全部餘暇用在那項工作上的時候，他才平靜下來。

在藝術的領域裏，私人的創建也極盡其慷慨。資助是巨大的，而那些藝術的新建築物的創建人，盲目地，但誠意地付出他們的金錢，並不都明白他們所創建的東西的真正效用。

創造了俄國音樂和俄國的一切著名藝術家與名作曲家的莫斯科音樂院，是由私人力量創建的，這